

## 第十二卷 喬妝鬼巧試義夫 託還魂賺諧新偶

詩曰：

疑生疑死是耶非，引得才郎笑與啼。

樂莫樂於增麗偶，難之難者遇賢妻。

話說梁生當晚即宿於柳公衙署中，左右引至臥房。祇見那房中鋪設整齊，瓶裏花芬襲人，案上爐煙裊裊，甚是清幽可愛。童子添香送茶畢，自出外去了。梁生獨坐房中，想起初來入贅之時，已如隔世，不覺潸然淚下。因口佔哀詞一闕，調名《高陽臺》，詞曰：

彩鳳雲中，玉蕭聲裏，秦樓曾共明月。何意芳蘭？頓遭風雨摧折。追思半幅璇璣字，痛人琴，一旦同滅。想花容，除非入夢，再能相接。

梁生吟罷，淒其欲絕。自想：「此來本欲查問夢蘭骸骨下落，今據柳公說來，竟無可蹤跡，難道前日夢中仙女之言就不准了？」愈想愈悶，不能就寢。因起身散步，秉著燈光，遍看壁間所貼詩畫。看到一幅花箋上，有絕句二首，後書「柳夢蕙題」。

其一云：

誰云錦字世無雙，大雅於今尚未亡。

移得瓊枝依玉樹，欲將蕙質續蘭香。

其二云：

娥皇有妹別名英，鳳去寧無鳳繼鳴。

若使陽臺才似錦，肯將伉儷讓蘇卿。

梁生看畢，想道：「適間柳公說這夢蕙文才與夢蘭相似，今觀此二詩，詞意清新，字畫又甚嫵媚，果然才藻不讓夢蘭。但我既立意不再娶，雖有如云，匪我思存矣。」忽又想起前日在均州時，曾聞有一流寓女子桑夢蕙，不意今日這裏又有個柳夢蕙，卻又不是柳公親女，說他本姓劉。因又長歎道：「夢蕙雖非柳公親女，還是表侄女，若夢蘭不過是認義女兒，所以，柳公今日略無悲死悼亡之意，一見了我便勸我續弦，且又故意教夢蕙題詩在此。詩中之語，分明是挑逗我的意思，待我如今也題詞一首，以明我誓不續弦之心。」便就燈光之下，展紙揮毫題《減字木蘭花》詞一首。其詞云：

尋尋覓覓，吁嗟洛珮今無跡。冷冷清清，除卻巫山豈有雲。

鶯鶯燕燕，縱逢佳麗非吾願。暮暮朝朝，惟染啼痕積翠梢。

題畢，勉強就寢。次早起身，梳洗罷，祇見柳公入來，笑問道：「賢婿，昨夜曾見夢蕙小女所題詩否？」梁生道：「曾見來。」柳公道：「其才比夢蘭何如？」梁生道：「與夢蘭之才實相伯仲。」柳公道：「足見老夫昨日所言不謬，賢婿今肯允我續弦之請否？」梁生斂容正色道：「小婿一言已定，誓不更移。昔日岳父假云夢蘭為楊棟娶去，便說有令侄女欲以相配。小婿爾時即以不得夢蘭，情願終身不娶。況今夢蘭已配而死，豈忍反負前言？」柳公笑道：「前日所言侄女，本屬子虛，不過戲言耳。今這夢蕙小女，千真萬真。況詩詞已蒙見賞，何必過辭。」梁生道：「昔夢蘭錯認小婿，失身宦豎，便願終身不字，誓不再嫁。是夢蘭昔日不負小婿之生，小婿今日何忍反負夢蘭之死？」因取出昨夜所題詞箋，呈與柳公道：「小婿亦有拙詠在此，岳父試一觀之，便知小婿之志矣。」柳公看了，歎道：「賢婿誠有情人也，但賢婿若別締絲蘿，或疑於負心，今依舊做老夫女婿，仍是夢蘭面上的瓜葛，死者如果有知，必然欣慰。如死者而無知，賢婿思之亦復何益？」說罷，自往外廂去了。梁生見柳公說出死者無知一語，十分悲惋，想道：「夢蘭生前何等聰明，何等巧慧，難道死後便無知了？」癡癡的想了一日。正是：

冉冉修篁依戶牖，迢迢星漢倚樓臺。

縱令奔月成仙去，也作行雲入夢來。

常言道：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。」梁生是夜朦朧伏枕，恍惚見夢蘭走近身邊，叫道：「郎君別來無恙？」梁生忙向前執了他的手，問道：「你原來不曾死，一向在那裏？」正問時，卻被檐前鐵馬「叮當」一聲，猛然驚醒，原來捏著個被角在手裏。梁生歎歎歎息。天明起來，題《卜算子》詞一首，以志感歎。詞曰：

執筆想芳容，欲畫難相似。昨夜如何入夢來？攜手分明是。

卻恨去匆匆，覺後渾無味。安得幽靈真可通，通向醒時會。

梁生題罷，想道：「可惜我不善丹青，畫不出夢蘭的真容，若畫得個真容在此，當效昔人百日喚真的故事，喚他下來。」又想道：「今雖無真容可喚，我於風清月白之夜，望空叫他，他若一靈不泯，芳魂可接，與他睹面，徘徊半晌，卻不強似夢中恍惚。」躊躇了一回，等到天晚，恰好是夜月色甚明，梁生便憑窗對月連聲叫喚，叫幾聲：「夢蘭小姐！」又叫幾聲：「柳氏夫人！」又叫幾聲：「桑氏夫人！」夾七夾八的叫個不住，或高叫幾聲，或低叫幾聲，或款款溫溫的叫幾聲，或淒淒切切的叫幾聲。早驚動了錢娘並眾女使們，潛往報知夢蘭去了。梁生直叫到月已沉西，身子困倦，方纔就寢，卻又一夜無夢。

明日起來，想道：「如何昨夜倒連夢也沒有了？待我今夜如前再叫，看是怎麼？」到得夜間，果又如前叫喚。是夜月光不甚明朗，梁生坐在窗內，叫了半晌，忽聽得窗外如有人低低應聲。推窗看時，月色朦朧之下，見一女郎冉冉而來，低聲說道：「郎君叫妾則甚？」梁生見了，還疑是柳府侍兒們哄他，及走近身一看，果然是夢蘭小姐，驚喜作揖道：「今夜果得夫人降臨！」夢蘭道：「郎君靠後些，妾今已是鬼了，難道你不害怕麼？」梁生道：「自夫人逝後，我恨不從遊地下，死且不懼，豈懼鬼乎？」言罷，即攜夢蘭入室同坐。就燈下仔細端詳。說道：「夫人花容比生前愈覺嬌艷了。」夢蘭道：「妾自棄世以後，魂魄遊行空際，隨風往來，適聞郎君頻喚賤名，故特來一會。但幽明相判，未可久留，即當告退。」梁生道：「幸得仙蹤至此，豈可便去？我正要細問夫人如何遇害，刺客是誰？」夢蘭道：「此皆宿世冤愆，不必提起了。妾憶生前常與郎君詩詞唱和，今郎君若欲留妾少敘，或再相與唱和一番，何如？」梁生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夢蘭道：「請即以幽明感遇為題，各賦一詞，郎君先唱，妾當奉和。」梁生便在案頭取過文房四寶，題《臨江仙》詞一首：

夢接芳魂疑與信，覺來別淚空盈。欲從醒裏會卿卿。故於明月下，叫出斷腸聲。

幸得仙蹤來照證，今宵喜見三星。莫嫌彼此別幽明。饒君今是鬼，難道鬼無情！

夢蘭見梁生詞中之意，十分情重，又見他親親昵昵，全沒一些害怕之狀，心中感激，即依調和詞一首：

泉下虛遊環佩影，拖殘半幅回文。夜臺愁對月黃昏。忽聞呼小玉，密地叩君門。

昔日秦樓簫已冷，多君猶憶前情。憐予形去止魂存。今看郎意重，不覺再銷魂。

梁生看詞，見「形去魂存」之句，揮淚道：「他人形存魂去，偏卿形去魂存。我欲收卿骸骨，無處可尋，今乞明示其處。」夢蘭道：「紅粉骷髏，古今同歎，妾今已脫殼而去，還問骸骨怎的？願郎君今後勿妾為念，早續絲蘿以延宗祀。爹爹所言夢蕙姻事，可即從之。」梁生道：「夫人說那裏話？我有心戀舊，無意懷新，但願夫人弗忘舊好，時以芳魂與我相接，明去夜來，常諧魚水之歡，吾願足矣。」夢蘭笑道：「郎君差矣，量妾豈肯以鬼迷人，誤君百年大事？君勿作此癡想。」梁生道：「若芳魂不肯常過，我即孤守終身，續弦之說，斷難從命。」因取出前夜所題《木蘭花》詞與夢蘭看。夢蘭道：「極感郎君多情，但妾意必要你續娶了夢蕙妹子，我在九泉亦得瞑目。」說罷，便取過紙筆來，也依調和成《減字木蘭花》詞一首道：

幽明已判，須知人鬼終非伴。暫接芳魂，難侍檀郎朝與昏。自憐薄命，君休為妾甘孤另。莫負青年，早把鸞膠續繼弦。

夢蘭題畢，擲筆拂衣而起，說道：「郎君休要執迷，須聽吾言，早續夢蕙姻事，妾從此逝矣。」言訖，望著窗兒外便走。梁生忙起身挽留，那裏挽留得住，祇見他從黑影裏閃閃的去了。梁生忽忽如有所失，呆想道：「適間所見，莫非仍是夢裏麼？若說不是夢，如何忽然而來，又忽然而去；若說是夢，現有所題詞箋，難道也是虛的？若說他不是鬼，分明是雲蹤霧跡，全然不可捉摸；若說他是鬼，卻又如何揮毫染翰，竟與生人一般無二？」左猜右疑，一夜無寐。次日起來，復題《卜算子》一詞，以紀其事：

昨夜遇仙娃，曾把銀缸照。有縫衣衫影射燈，豈日魂兒杳？留贈柳枝詞，再賡生前調。若說相逢在夢中，筆墨寧虛渺？

題畢，又默默的想了一回，自言自語道：「莫非不是夢蘭魂魄，是花妖月魅假託來的？不然，如何問他刺客姓名與骸骨下落，都含糊不言？」又想到：「若是花妖月魅來迷惑我，如何不肯留此一宿，卻到頻頻勸我續弦？我看他容貌與夢蘭生前無二，此真是夢蘭魂魄，可惜我不曾留住他。待我今夜仍前叫喚，倘再叫得他來時，定不放他他去，必要與他細敘衷情，重諧歡好。」躊躇再四，因又於詞箋後再題《減字木蘭花》一詞云：

重泉願赴，英靈幸接何驚怖。雲鬢如新，花比生前一樣春。

來生難待，芳魂且了相思債。不久同歸，化作陽臺雨其飛。

是夜，黃昏人靜，梁生仍向燈前叫喚夢蘭名字，祇道昨夜已曾降靈，今夜必聞聲即至。誰想直叫到三更以後，並沒有一些影響。梁生無可奈何，祇得和衣而臥，終宵輾轉。至次日，默想道：「怎生昨夜竟叫他不應，芳魂不遠，難道就不可再見了？莫非他要我續弦，故不肯復以魂魄與我相敘麼？我想繼弦若可別續，豈斷錦可別配，除卻夢蘭的半錦，配不得我的半錦？然則除卻夢蘭也配不得我了。」因望空長歎道：「夢蘭，夢蘭，你魂魄雖不來，我終不再娶，若要我再娶，除非你再還魂。」說罷，取筆向白粉壁上題《菩薩蠻》詞一首，道：

曾將錦字問紉繹，捧讀遺文衫袖濕。何忍負知音，冰弦續斷琴！

佳人已難再，苟令愁無奈。若欲締新婚，除還賈女魂。

梁生默坐至夜，但斜倚窗前，沉吟默想，也不再叫喚了。黃昏以後，祇見夢蘭忽從窗外翩然而至。梁生喜出望外道：「夫人，昨夜呼而不來，今夜不呼自降，想必憐我岑寂，許締幽歡了？」夢蘭道：「妾今此來，特欲問君續弦之意，決與不決耳？」梁生便指著壁上所題《菩薩蠻》詞，說道：「夫人但觀此詞，即可知吾志矣。」夢蘭看了，笑道：「奇哉，此詞「賈女還魂」之句，竟成讖語。」梁生道：「如何是讖語？」夢蘭且不回答，向案頭取過筆來，也依調和詞一首，道：

佳人莫道難重見，何必哀傷如奉倩。別淚灑重泉，幸逢天見憐。

雲華將再世，當與郎君會。若見舊姮娥，寧云新薦蘿。

梁生看詞，驚問道：「夫人真個要還魂了麼？」夢蘭道：「好教你歡喜，上帝憐君多情，憫妾枉死，特賜我還魂與君，再續前緣，你道好麼？」梁生大喜道：「若得如此，真萬幸矣。」夢蘭道：「祇是一件，妾骸骨已亡，魂魄無所依附，今當借體還魂。正如昔日賈雲華故事。」梁生道：「夫人將借何人之體？」夢蘭道：「不借別人，就借夢蕙妹子之體，三日後便有應驗，郎君到此時，切不可又推辭了。」言訖，即起身欲去。梁生再三挽留，夢蘭道：「妾與君相敘之期已不遠，來日以人身配合，不強似在此鬼混麼？」說罷，仍向窗外黑影裏去了。梁生惘然自失，想道：「夢蘭此言果真麼？」又想到：「若待美人再世，至少要等十五六年。今如借體還魂，卻勝似漢武帝鉤戈夫人，並韋皇、玉環女子的故事了。但今夢蕙小姐好端端在那裏？夢蘭如何去借他的體？三日後，如何便有應驗？可惜方纔不曾問他一個明白。」是夜，猜想了一夜，

至次日，祇聽得府中丫鬟女使們說道：「夢蕙小姐昨夜忽然染恙，至今臥床未起。」梁生聞了這消息，暗自驚異。看看過了三日，到第四日，祇見柳公入來說道：「老夫報你一件奇事。」梁生問：「甚奇事？」柳公道：「夢蕙小女於三日前抱病臥床，朦朧不省人事，今朝頓然躍起，口中卻都說夢蘭的話，說是夢蘭借體還魂，要與賢婿續完未了之緣。你道奇也不奇？」梁生聽了，正合前夜夢蘭所言，不覺大驚道：「不信果然有這等奇事。」便把夢蘭魂魄曾來相會的話，備細說知，並取出唱和之詞與柳公看。柳公佯驚道：「不想倩女與娘之事，復見於今。老夫前日明明的失了一個女兒，得了一個女兒，今卻暗暗的失其所得，而得其所失，真大奇事。然若非夢蘭魂魄先來告知，賢婿今日祇道老夫假託此言，賺你續弦了。」梁生道：「情之所鍾，遂使幽明感遇，魂既可借還，緣亦當借續。小婿願即聘娶夢蕙小姐，以續夢蘭小姐之緣。」柳公笑道：「賢婿如今肯續娶夢蕙了麼？體雖夢蕙之體，神則夢蘭之神。『雖云新薦蘿，實係舊姮娥。』賢婿不必復致聘，老夫即當擇吉與你兩個重諧花燭便了。」梁生欣喜稱謝。柳公選定吉期，張宴設樂，重招梁狀元入贅。花燭之事，十分齊整，自不必說。

梁生與夢蕙拜堂已畢，眾女侍們簇擁著共入洞房。合巹之際，梁生見夢蕙姿容美麗，心中暗喜道：「夢蘭借體還魂，我祇恐他神雖是而形不及，今幸借得這般一個美貌女郎，真與夢蘭無異了。」夢蕙也偷眼窺覷梁生，見他人物風流俊爽，果然才稱其貌，私心亦甚欣慰。須臾合巹已罷，眾女侍俱散去。梁生起身陪著夢蕙擁入羅幃，夢蕙十分羞澀。梁生低低叫道：「夫人我和你今宵雖締新歡，不過重諧舊好，何必如此羞澀？」夢蕙聽說，暗自好笑，卻祇含羞不語。梁生此時不能自持，更不再問，竟與他解衣松帶，一同就寢。此夜恩情不能盡述。正是：

一個冒冑作柳，一個認蕙為蘭。一個半推半就，乍相逢此夜新郎，一個又喜又驚，祇道續前生舊好。一個絮絮叨叨，還要對夫人說幾句鬼語；一個旖旎旖旎，未便向狀元露一片真情。一個倚玉偎香荷，幸遇再還魂的倩女；一個羞雲怯雨，怎當得初搗藥的裴航。流蘇帳中，妄意歡聯兩世；溫柔鄉裏，那知別是一人。不識巫山峰外峰，笑殺襄王夢裏夢。

合歡方畢，早已漏盡雞鳴，兩個起身梳洗。梁生在妝臺前看著夢蕙，說道：「且喜夫人後身美麗，無異前身，我和你兩世姻緣，祇如一世了。」夢蕙微微冷笑。梁生又道：「夫人，你前日再三勸我續娶令表妹劉夢蕙，今日神是夫人之神，體借夢蕙之體，也算我與令表妹有緣了。」夢蕙祇是冷笑，更不應答。梁生問道：「如何夫人祇顧冷笑，並沒半語？」夢蕙忍耐不住，笑說道：「我原是夢蕙，不是夢蘭，郎君祇顧對我說夢蘭姐姐的話，教我如何答應？」梁生道：「夫人休要戲我，你前夜明明說借體還魂，如何今日又說不是夢蘭？」夢蕙笑道：「生者自生，何體可借？若死者果死，何魂可還？郎君休要認錯了。」梁生驚訝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夫人真個不是夢蘭小姐，原是夢蕙小姐了？難道夢蘭哄我不成？」夢蕙笑道：「哄與不哄，妾總不知。」梁生默想了一回，跌足道：「是了，夢蘭勸我續娶夢蕙妹子，因我不從，故特把借體還魂之說來哄我，託言復還舊魂，使我更諧新好。」又沉吟道：「但岳父如何也是這般說？莫非夢蘭也現形，去與他說通了，一同來哄我的？」夢蕙笑道：「郎君不必多疑，我且問你，如今可怨悔麼？」梁生道：「此乃令姐美意，如何敢怨？況小姐才貌與令姐一般，我今得遇小姐，亦是三生有幸，豈有怨悔之理？」

夢蕙道：「郎君既不怨悔，今可還想夢蘭姐姐麼？」梁生聽說，不覺兩淚交流，說道：「新歡雖美，舊人難忘，況令姐死於非命，骸骨無存，此情此恨，何日忘之？」夢蕙道：「郎君真可謂多情種子，妾雖不曾借得姐姐的魂魄，卻收得姐姐的半錦在此，郎君今見此半錦，便如得見姐姐了。」說罷，即取出那半錦來。梁生接過來看了，睹物傷情，淚流不止。因問道：「這半錦是我昔年聘令姐的，如何今卻在小姐處？莫非也是令姐的魂魄來贈你的麼？」夢蕙笑道：「魂魄如何可贈得我？且問郎君前夜所見夢蘭姐姐，畢竟是鬼不是鬼？」梁生道：「令姐既已亡過，如何不是鬼？」夢蕙笑道：「若姐姐果然是鬼，祇好夜間來與你相會，日裏必不能來相會，待我如今於日裏喚他來，與郎君一會，何如？」梁生道：「你如何喚得他來？」夢蕙起身向房門外叫一聲：「姐姐！快來！」叫聲未絕，祇見錢乳娘和眾女使簇擁著夢蘭冉冉而來。梁生大驚，忙上前扯住道：「夫人，你畢竟是人是鬼？」夢蘭笑道：「你今既續娶了新人，還管我是人是鬼怎的？」梁生攜著夢蘭的手，說道：「夫人，你莫非原不曾死，快與我說明了罷。」夢蘭不慌不忙，把前日路聞刺客，暫避劉家，因將半錦轉聘夢蕙的事，細細說了。

梁生如醉方醒，如夢初覺，以手加額道：「原來夫人無恙，謝天謝地，祇是夫人如何不便與我說明，卻以人裝鬼，這般捉弄我？」夢蘭笑道：「郎君昔日曾以男裝女，難道我今獨不可以人裝鬼乎？」梁生聽說，也笑將起來。錢乳娘在旁聽了，亦啞然失笑。梁生因指著錢乳娘，笑說道：「你家小姐捉弄得我好，你如何也瞞著我，不來報我知道？」錢嫗笑道：「柳老爺和小姐都吩咐我，教我不要去與狀元說，我祇得不來說了。」夢蘭道：「我前日不就與郎君說明，不是故意捉弄你，一來要試你念我的真情，二來也要玉成妹子的好事耳。」因即取出夢蕙所題這一首絕句，並自己和韻的詩，與梁生觀看。梁生看到「才郎難再得」之句，回顧夢蕙，說道：「多蒙小姐錯愛，這一段憐才盛心，使我銘感不盡。」又看了「同調應知同一笑，三生石可坐三人」之句，復向夢蘭謝道：「多感夫人玉成好事，如此賢德，豈蘇若蘭所能及？才雖相匹，度實過之。」夢蘭笑道：「郎君今日也不可無新婚詩一章。」梁生道：「今日不但慶賀新婚，更喜得逢舊侶，待我依著賢姊妹的原韻，和詩一首罷！」便取筆題道：

從前疑鬼又疑神，今日端詳舊與新。

半幅璇璣合二美，一篇文錦會三人。

題畢，遞與二位夫人看了。夢蘭道：「妹子所題壁上二絕句，郎君已曾見過，卻未曾和得，今日也須一和。」梁生依言，即續和二首。其一云：

一蘭一蕙本成雙，誤認從前蘭已亡。

今日重逢連理秀，始知非續斷頭香。

其二云：

欣瞻蕙蕊比蘭英，彩鳳又飛樂共鳴。

漫羨竇家一織女，何如我遇兩蘇卿。

夢蘭、夢蕙看了，大家稱贊。

夢蕙看著夢蘭笑道：「前日小妹所題這二絕句，原是姐姐強我做的，今日姐姐豈可獨無和乎？」夢蘭聽說，也便依原韻和成二絕。

其一云：

蘭英蕙蕊自雙雙，未許郎知蘭未亡。

不是一番桃代李，怎教分得荀衣香。

其二云：

當年媯汭降皇英，誰道雙鸞不共鳴。

羨有文才過趙女，敢無度量勝蘇卿？

夢蕙看詩，點頭稱歎。梁生接來看了，笑道：「夫人度量果勝蘇氏，令妹文才亦非陽臺可比。我祇道失卻一鳳，何期到遇雙鸞，但恐福淺，消受不起耳！」當下三人說說笑笑，十分歡喜。遂相攜出房，請柳公出來拜謝了。梁生喚過張養娘與梁忠夫婦，並眾家人都來參拜兩位夫人。夢蘭、夢蕙各出金帛犒賞。夢蘭又梯己賞賜了張養娘。

柳公大排慶喜筵席，為梁生稱賀。飲宴間，柳公笑對梁生道：「一向不是老夫故意相瞞，因見賢婿有荀奉倩之癖，未肯便續新弦，故作此游戲耳。今夢蘭既度過蘇氏，夢蕙亦才過趙姬，賢婿又義過竇滔，真可稱三絕矣。梁生再三稱謝，因說起前日在均州時，聞有一流寓女子桑夢蕙，彼時疑即夢蘭小姐改名，曾往訪之，未得相遇。不意今日卻又遇一劉夢蕙小姐。」夢蕙聽了，笑道：「昔日之桑夢蕙，即今日之劉夢蕙也。」梁生怪問其故，夢蕙把前事細說了一遍，梁生方纔省悟。柳公笑道：「夢蕙避跡均州，假稱桑家女子。夢蘭避跡華州，又假稱劉家宅眷。你兩個我冒你姓，你冒我姓，今日卻大家都姓了柳了。」梁生與夢蘭、夢蕙亦齊稱謝道：「我三人姻緣，俱荷大人曲成之德，銘感五內。」柳公道：「此皆天緣前定，老夫何德之有？」梁生又說起仙女兩番託夢，俱極靈驗，大家歡異。當晚席散。次日，梁生暫辭柳公，攜著家眷，赴自己衙署中料理公事。劉繼虛寫了腳色手本，對衙門首候。梁生

請入後堂，不要他以屬官之禮參謁，祇敘郎舅之情。也說起昔在均州時，曾來相訪之事，互相歡笑。當日設席款待，極歡而罷。自此，梁生公事之暇，惟與兩夫人吟風弄月，三人相得，情如膠漆。正是：

同林偏棲三鳥，比目不止雙魚。蕙非蘭，蘭非蕙，未始還魂，兩人原合不上去；妹即姐，姐即妹，若論恩誼，三人竟分不開來。天生彩鳳難為匹，那知匹有二匹；必產文鸞使與偕；誰料偕不一偕。半錦已亡，且喜失而又得；佳人可遇，何幸去而復來。新歡方足，既看雙玉種藍田；舊好重聯，又見一珠還合浦。

一日，劉繼虛以公事入見，梁生留進私署與他小飲。敘話間，梁生說起自己兩段姻緣都虧半幅回文錦作合。繼虛因問道：「那後半錦向聞為奸人竊去，獻與楊復恭。今復恭已誅，不知此半錦又歸何處？」梁生道：「復恭家資俱籍沒入宮，想此半錦已歸宮中矣。」繼虛道：「此錦本係宮中之物，偶然流落民間，不知何時分作兩半，卻到與人成就了許多好事。今兩家姻緣已成，獨此兩半回文反未配合，妹丈何不將這半錦獻與朝廷，使異寶得成完璧？」梁生道：「老舅所言極為有理，得魚可以亡筌，何必留此半錦，致使璇璣分而不合？他日回京，即當面獻天子。」繼虛又道：「妹丈他日回京，還有一件該做的事。」梁生問是何事。繼虛道：「須嚴查那商州行刺的奸徒。這刺客既非興元賊黨，必係楊復恭所使。表妹幸未遭其毒手，正不知那個梁家宅眷誤被刺死，真乃李代桃僵。今必查出刺客，明正典刑，庶使死者含冤得雪。」梁生道：「老舅見教極是。小弟也當想那被刺的不知是誰家女子，如何也稱做梁夫人，致為所害。待明日究問刺客，方知端的。」正是：

假託梁生是楊棟，假託夫人又是誰？

冒名賺婚不足怪，冒名替死更為奇。

梁生與繼虛正敘話間，祇聽得宅門上傳梆，遞進報帖，報說梁老爺欽召還朝。梁生看那報帖時，上寫道：

吏部一本：為禮、刑二部尚書員缺，請旨特簡賢能補授事。奉聖旨：武寧侯梁棟材本係詞臣，懋著勛績，向留邊鎮，今可召還，以原官兼理禮、刑二部尚書事。該衙門知道。

梁生看了，即起身望闕叩謝。繼虛拱手稱賀。祇見左右文遞上報帖一紙，說道：「這是京報人附錄來報的。」梁生接過來觀看，上寫道：

總制京營兵馬護國大將軍忠武伯薛尚武題為請行屯政以足兵食事：臣惟屯田之制，既可以裕軍需，即可以舒民力，法至善也。昔臣防禦鄖、襄，駐鎮均州，曾行此法，兵民便之。其時度地課耕，往來監督，使法行而無弊者，皆標員提轄鍾愛之力。今鄖、襄防禦久已缺官，竊恐屯政亦因之不振，臣請即以鍾愛為鄖、襄防禦使，俾得踵昔所行，無致廢弛，庶前功不墮，而後效愈彰。抑臣更有請者，屯政之善，不特當行於一方，宜即通行於天下，仰所致諭各鎮武臣，悉照鄖、襄所行事例，相度土宜，興舉屯法行之，久而荒地盡熟，倉廩充盈，則軍士無庚癸之呼，小民亦稍免挽輸之苦矣，如果臣言不謬，伏乞睿鑒施行，奉聖旨，鍾愛著即擢為鄖、襄防禦使兼理屯田事，寫敕與他，餘依議行。戶、兵二部知道。

梁生看罷，笑道：「不想鍾愛竟大大的做了官了。」繼虛道：「這鍾愛可就是妹丈所云，在均州時遇見的舊僕麼？」梁生道：「便是舊僕愛童了。」繼虛點頭道：「此人戀戀故主，饒有義風，祇看他能忠於家，自必能忠於國。薛將軍薦之，洵不謬也。」當下，梁生便請兩位夫人出來，說知欽召還朝之事。夢蘭道：「郎君可與夢蕙妹子先行，妾尚欲親往綿谷，料理二親葬事；二來柳家爹爹現有侍妾懷孕在身，不知是男是女，也要在此看他分娩了，方可放心回京。」夢蕙便道：「姐姐的父母，就是妹子的姑孃姑夫，這葬事合當相助料理。姐姐若到綿谷去，妹子即願同行。」梁生聽說，便對劉繼虛道：「岳父、岳母葬事，小弟本當親往料理，奈王命在身，不敢羈遲。今令表妹與令妹去時，還望老舅替他支持為妙。」繼虛道：「此是先姑夫與先姑孃的事，小弟自然效勞。」梁生大喜，隨即同了兩位夫人與劉繼虛一齊上轎。到柳公府中，柳公向著梁生稱賀。梁生把夢蘭、夢蕙欲同往綿谷葬親的話說了。柳公道：「桑公奉聖旨賜葬墳塋之事，地方官自然料理。今得二女到彼主持，十分好了。但老夫也該親往靈前拜祭，爭奈有守土之責，不便遠行，祇得轉託劉太守致誠意罷。」劉繼虛與梁生夫婦俱起身稱謝。柳公當日設宴慶賀。

次日，恰好吏部咨文到了，梁生便打點起身，叮囑兩位夫人：「一等葬親事畢，並候了柳公弄璋之喜，即赴京師，幸勿久羈。」又向夢蕙索取半錦，要把去獻與天子。夢蕙笑道：「此錦在郎君與姐姐則得之已久，賞鑒非一日；在妾則得之未久，尚欲從容把玩。乞再暫留妾處，待妾回京之日，然後奉還郎君把去進獻，何如？」梁生點頭依允。當下拜辭柳公，別了夢蘭、夢蕙，發牌起馬，馳驛回京。隨行止帶幾個親隨家人，其梁忠夫婦和錢乳娘、張養娘，並眾家人僕婦們，都留下伏侍兩位夫人。劉繼虛率官吏出郭拜送。柳公亦親送出郊外，珍重而別。祇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

假鬼引出真鬼，實聽一番鬼話希奇；

見神不是裝神，又聞一段神道顯應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卷分解。